

卷之三 函 卷三十

元刊馬氏南唐書



南唐書卷第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蒯鼂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已出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軌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康平例入

京師授衡山簿居官廉潔事上無諂每俸給不充則虛腹

度曰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斂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為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璧水鞠為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君臣奠位監於他國最為無事此亦好儒之効也

皇朝初離五代之後

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

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讎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為近於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為金鰲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冊數聯譽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為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黷貨當死時李昉事

皇朝為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以詩

遺之曰幼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
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俄致仕隱
于玉笥山自號群玉峯叟踰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
金陵平歸老連上祕閣馬致恭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
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舡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
爲佐令輒有贓污故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
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
處寒聲無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聰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
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開寶中授祕
書省正字出爲吉州民掾歸于

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

皇朝者拍歸唐

曰此乃訟詩主也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沈義倫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褻特自負才器以貌
勢位旣而動多屯躓五舉猶爲白丁及屬皇朝左僕射
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貴凡三過省惟每廷試輒以目疾
止故貴嘗與故人書云八叨殿試三對

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貴疾作謂人曰挾冊爲
儒聖僞兩朝白首塲屋不登一第豈非命耶吾受沈公知
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於泉下足矣誥下而貴已卒
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蒯鼈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
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百勝於辭理過於文爲得之矣其

餘摘裂章句鈎校屬稿綺麗悅目清新汨耳則吾不知也
聞者善之鼇少亦無賴常與盧絳爲友後頗改過以廉直
自勵苟寒煥略備則一介不干於人嘗有歙州龍尾硯友
人欲之而口不言鼇心與之而未及遺一日友人不告而
去鼇乃悔恨躡至數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苟怒
其期後雖固予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于

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年卒

羅穎南昌人也經傳涉躡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
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王師問罪
後主銜璧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穎題詩其落
句云嫚侮群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

鞠伏朝廷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
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節及爲第一穎爲未綴
榜旣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穎是夕夢黑氣環身
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
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督無賴輩且暮巡警
諸科士人微犯禁往往罹鞭扑會德霸出郢調笛不輟使
數卒捕郢郢奮肱搏之卒不能逼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
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驕詬曰汝等
乞索輦殊不知憲制敢無禮耶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
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毆德霸傷目德霸詣後主訴之後主

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
汝聞監前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既為戎帥不能自扞宜其
見黜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
玉賦郢唱第為第一徐鉉娶郢姊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數
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為之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
少頃引酒一卮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
也其何能為且試詰之郢曰既就矣命筆吏口授而書之
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主謂鉉曰語勢酋健似非鄉作鉉
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丘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畜產為事弱冠始讀書
學為辭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

為不以為耻既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迄寡嫂劉敬問
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辦南况其用乎
於是罄橐遣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
賦旭為第一釋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酋長
謁賀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于京師
補鎮將數年詣南曹叙理會呂公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
汝非能為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為第一呂公曰久聞
爾名謂為古人乃並世耶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為人
取去無留巾笥者輒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怜之
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纂自古賢俊遺言為賓
朋宴語行于世其為詞賦得有唐程度體後人以為法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于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爲文章一舉不中第嘆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蹇澁之文去取於有可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哉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母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貴給或勉之就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爲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于

京師而載乃安處丘園人皆以爲先知曾母卒廬于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亭講說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常置罍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貴銖飲

歡之外一無所蓄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橫逆亦巽謝焉復喜酈遊市肆當墟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紙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卮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媪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紙而死于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爲之橐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自脫衣裹歸獲一女以賄購乳於隣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功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冒姓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日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貴者也將籍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醪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

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紙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天祐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與其子先卒

嗚呼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拂清風而知群陰之晦然則觀眞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

皇朝而行事具于

國史也此弗敢述姑志其故國之聞爾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

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

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淮南駐驛于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於悅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仕 皇朝奉

太宗皇帝勅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南譙人 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爲邊候所得及金陵平

太祖皇帝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上曰汝國稱蕃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實爲之咎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爲臣所作帛

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喜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皇朝泊最顯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

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盡括

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河可輒止後主曰既以和解爲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

以被病未任

朝謁非敢拒

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

其言甚切

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

陛下出師無名

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幼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

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皇朝與湯悅同奉

勅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南唐書卷第二十三

南唐書卷第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駭天下之觀聽茲為怪誕譎張而已聖人中其身以為天下之標準則制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為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怪也以矣其徒紛紛其說譎譎縱橫蔓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為宗也彼既自誣於聖人而不以聖人之道攻之孰知其非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者吾知其為正道

反是者吾知其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澁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鷄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群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鷄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群醫大服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傾都
樓閣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于百尺樓
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平指曰此宜望
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安山置烽候以應江
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
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乙字予之
保大九年慶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之以乙字者乃
乙其九十而爲十九也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丘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揚清
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獲召見大
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
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樓前見禮於士大夫
類如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
生閩云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黑
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夭武
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
初敬洙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女厲自訴為
崇之由紫霄詰且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敬
洙即愈有僧於溪澣扃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
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巽之命鎚其石應手
如粉後亡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紫金比蜀之杜
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
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筭歸葬之日

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宸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
刺史宸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廐一日從匡國獵
匡國之妻因詣廐中覘宸栖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
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宸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
為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鎡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
聞于匡國匡國密召宸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宸曰素所
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宸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
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宸俱至東城宸自懷中出二錫
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頃臾旋轉遶匡
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鬼俱喪謝曰

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褒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表薦于烈祖宸居紫極宮迨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劔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你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宛然神仙保大中游金陵以道術修鍊爲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卧內先是大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祕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爲陛下致之乃以綃囊懸龍腦於屋棟頃刻瀝液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搗雪爲錠熬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中糞壤燒爲白銀開寶中金陵

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壤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金沙之勻圓皆成蚌胎未幾有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倏忽雷電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

嗚呼耿先生之事著矣鄭文寶自謂親授於徐率更而徐率更目覩其事雖然鄭氏之編載之而徐氏不錄是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爲辭歟抑徐氏恐惑後世而弗著於書歟是未可知也

南唐書卷第二十四

南唐書卷第二十五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尚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爲談諧而爲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廊人主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任吳爲樂工吳多內難伶人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昇元初案籍編括漸高以善音律爲部長時關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甸元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畿甸兩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曰兩懼抽稅

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旃漆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為元勳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鵝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漸高第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

談諧敏給善為諷辭元宗好遊家

明常從初景遂景達景暹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之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為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

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

江州謂舅為元官謂姑為家元

宗笑曰吾為國主恩不外覃於是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死未葬會元宗乘間書草字於便殿家明給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輒放草字上署曰宣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紙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吝于賜予家明謔之曰賤工無伎優賜臣當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殺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為優服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

甃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
君王合鈎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卧美蔭元宗
曰牛且熟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竊賊鞭敲角又被田單
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相輔皆慙宋
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
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寫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
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句
如尹延範族吳氏齊丘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
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
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
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

風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翠斜不到
壽盃中元宗慙之俛首而過後主即位家明老而無寵
揚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頗行于
時辭鄙不載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
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
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
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壁之辱
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
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
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

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
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
動賞賜感化甚優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廬陵
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
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
袋因自為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雪不徹冠幘或喻之
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
可恃之以為先聖之罪人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
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潯渚其
侯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為紀綱之僕人百其身也

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悔慢自賢故勞心
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捷
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邀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每於
宴語必道此以為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窀穸不
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糊口四方歸見相
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
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之曰自寬哀感異閔喪制
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
歔歔弔者於是失笑會隣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
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

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之才調鄙俚多類俳優故凡六上不第一夕宴寢而卒年六十

嗚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為腐儒而已彭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陋者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為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南唐書卷第二十五

南唐書卷第二十六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照起一心為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為淺見道哉昧者曾不知此而毀形骸糜金帛說因果以為法飾土偶以為佛將以蘄福利耶而妖孰甚焉將以蘄超脫耶而愚孰大焉此梁武齊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作浮屠傳

表宏曰浮屠佛也章

懷大子曰浮屠則佛也聲之轉耳

傳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法豈固為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易紀常由於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

即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為瘡贅親削僧徒則簡試之以頗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効之募道士願為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若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貧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

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太奢荅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斲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

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署又有北僧就採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俗後主遺之齋供一無所受王師尅池州繫浮橋于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

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
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
中舉火為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
于宮中淨德遙觀其煙燄遂募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
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
僧玄寂姓高自言高駢族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悟
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
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
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寬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玄寂
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為事大
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于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

得但見衣冠成古立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群兒互相應和
若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藉地酣飲
醉死于石子崗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
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點于有司投冊罵曰吾
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為浮屠保大中授文
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即就意如宿構元宗
喜榜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為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
為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
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
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賾索隱雲散
日朗塵開鏡明以為大賚四方未為盛德普濟一世始曰

至仁或啓佛乘必歸法要勅應之書鑿版既成上之元宗
歎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爲
之改容今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
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庵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
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
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蘭若
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錢氏則廣造堂宇修飾塑像而
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爲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
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斂率於民雖然田業頗厚而
不加多斂率常勞而用不加乏豈各國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二

嗚呼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若張
遇賢諸祐之事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爲神怪也將以戒妖
妄於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鵠之微皆不泯其實傳
曰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况遇賢輩動阡陌之
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作妖賊傳張遇賢循州羅
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于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
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群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
禱于神求爲主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
於是共推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
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略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

其進退而已屢為州兵所窘復告于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眾連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城守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群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眾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于神神不復語遂弃營潜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于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神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為妄誕及得遇賢之事然後知嵩言無足怪也古者以鬼無靈響物無疵癘為至德之世則

舉世大亂神怪畢出固其所也且以孫權之許英猶不能無惑况遇賢乎

諸祐音 蘄州獨木人自言不如輩者數世能使貧者富

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條雜玄易匹耦謂

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衆夜行晝息取

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意民藏潛

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蘄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

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里酋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

籍祐為里長不服祐嫚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

怒會周鄴為巡撫使師次黃梅起籍其兵以執祐等并其

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因索其家得輿服

器用皆將至貴郡將即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為幼稚宜無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第二十六

南唐書卷第二十七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豈違道以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死宗廟上不能死丘墓者無國無之且為人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況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曰以其地來奔若邾庶其莒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已則曰入某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一矣作叛臣傳

劉澄宣城人也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趣使左右元宗南
遷後主爲太子監國署澄爲軍校累遷侍衛廂都虞候及
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議者以京口要
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爲親信乃拜澄
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
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輦金玉
以往謂人曰此皆國家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
圖勲業後主聞之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
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爲虜矢當俟
應援然後圖戰未幾盧絳率師爲援絳至越兵屢却絳助
入城圍復合矢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

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

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

先出道意裨將曰柰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當爲身謀

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

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澄僞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

得令走徐謂絳曰聞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

何爲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弃城且赴難

者唯絳爾澄僞爲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遍

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

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

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

爾諸軍不聞楚州耶初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尅遂屠之
故澄以此脅焉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降猶
欲赦其家屬光政使陳喬令收澄父母妻子皆斬于市澄
女許嫁未適美而艷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
遂斬之

朱元蒲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漢高祖崩
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
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
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尚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
任及淮甸兵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
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

率所領克舒州斬秦揚光滌亦相繼而復元自紫金山築
甬道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
私隙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
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
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徽女
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欵懇切元宗署其表曰只
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于市文徽
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爲之泣下世宗以降虜別作
一營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

劉從効泉州人也仕本郡爲統軍使閩亡從効說其刺史
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即以從効爲泉州刺史從

効出目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為務眾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遺二女在郡從効事之如故資給甚厚升泉州為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從効因越人奉表貢于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効大懼以為見討乃遣其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効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鑑未幾統軍陳洪進執紹鑑歸于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為叛推立副使張漢思為留後洪進為副使漢思老而蠢事無巨細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為牙將伏劒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思自縊留後後主即以洪進為泉州節度使紹鑑至建康釋之以為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為殿直軍都虞候

嗚呼附劉從効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於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之罪人爾從効始事閩而閩亡幸國家之亂遂劫其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因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甸失地國步多艱從効伺多壘之秋而附越人以貢于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効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應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為人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第二十七



南唐書卷第二十八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易
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閩國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為農唐末群盜起審知
與兄潮俱起草莽眾推潮為主略地至泉州軍行整肅其
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
光啓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
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為
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狀兒雄偉常乘

白馬軍由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俊揚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謚忠懿長子延翰立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其祟而卒十有二月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

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
館乙衣冠偉然騶童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
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仄之甚也乙羞媿以手
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倖三年夏虹見宮中
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帥壯士殺審
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感
亂立父婢春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昶莫勇士爲宸衛
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
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
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
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

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
義立謚昶曰康宗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
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錢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徇彊難
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立而倓已死命發塚戮尸倓面
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曦
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
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
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
元弼切諫乃止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
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
大夫黃峻昇親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

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
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等
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
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
範棺斷尸弃之水中曦性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如
尚氏有色而寵諸國皆借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
為相曦嘗為牛飲群臣侍酒有詐及私弃酒者輒殺之并
殺其替者連重遇既弑昶常懼為國人所討曦心疑之以
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
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
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

馬上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弒曦集閩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運元年泉州軍將劉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

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統軍吳承祐往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福州信之故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唐兵方急攻建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耶乃擒繼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閩主劉從效自領泉州

李仁達自領福州羈縻而已明年福州附于吳越

南唐書卷第二十八

南唐書卷第二十九

滅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二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揚行密行密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尅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趣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約自稱留後唐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出攻邵州建峯庸人不能率其下常與步曲飲酒譁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

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吉爲帥吉乘馬傷髀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吉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吉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義全嶺殷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李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拜殷兼侍中中書令封楚王楊行密將呂師周來拜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於是漣辰澱并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實爲左相弟存爲右相廖先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尔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

內劉龔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
仗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守師至襄唐郢
復等州置郵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鉉鐵錢以十當銅
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
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
王用竹冊如三公禮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
官屬以姚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
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馬珙為尚書子弟皆出為節度使
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
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
義聲立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義聲判內外諸

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張
患之嘗使謀者問殷殷不聽義聲用事謀云季昌聞楚用
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有也義聲素遇以為然遽奪
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老
荒如此而殺吾勳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
殷卒義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義聲嘗聞梁太祖
好食鷄慕之日享五十鷄以供膳葬殷義聲不泣頓食鷄
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誠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
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義聲卒追封衛陽王弟義軌
立義軌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義振長而
賢其次義聲義軌同日而生義聲母袁夫人有美色義聲

以母寵得立而羲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羲聲卒而羲
軌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弓矢冠劍天福
四年加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羲軌好學善詩
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
士羲軌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懽呼獨常沉厚長者
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
祖詔羲軌出兵羲軌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
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
諸蠻攻澧州羲軌遣劉勅等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
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
柯南通桂林象郡羲軌乃立桐柱以爲表命學士李臯銘

之於是南寧等十八州夷播等七州昆明等十二部皆
下義軌羲軌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
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羲軌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
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羲軌牙將丁思觀
廷諫羲軌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
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
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
倡義於天下此栢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
女之樂乎羲軌謝之思觀瞋目視羲軌曰孺子終不可教
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羲軌卒年四十九謚文昭羲廣
立義廣字德丕羲軌母弟也羲軌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嘗

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義廣義範卒
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義廣不從義
萼來奔喪義廣將劉彦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
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
王能予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
之分國而治可也遂以兵迎義萼於砭石止之於碧湘宮
厚賂以遣之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
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款於南
唐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彦瑫許可瓊等禦之彦瑫敗義
萼於僕射洲義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
以遏諸蠻劉彦瑫以舟兵趨武陵攻至 萼彦瑫敗於湄州

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 萼率舟兵
沿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
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
右用事者皆鬻割之乾祐二年義萼自立明年遂臣於南
唐唐冊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任其弟義崇義崇與
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萼置酒端陽門義崇
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撾隨之突入其府
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曷廖偃囚義
崇於衡山師曷奉義萼為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
使詣南唐送款唐遣邊鎬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
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

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
京師

南唐卷第二十九

南唐書卷第三十一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爲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達
合家每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兼
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已分僖昭之世則又甚焉盜酋強
卒相與爲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即以其鎮予之於是下
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
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慶一十五州
自江以北揚楚泗和滁光黃舒蘄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
二十八州揚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
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置劔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爲大

國迨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逮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為敵國為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為昇州徐溫建節升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汀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于同以州建南唐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白勝軍

保大十年置

筠州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來建以天長置天長軍

鄂州鎮信四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洪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滁洲

顯德五年
入于周

和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光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黃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舒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蘄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
入于周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
入于周

海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泰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濠州之遠軍

顯德五年
入于周

一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
後升永安軍節度
後降軍事

江州

保大三年取

潤州

保大三年取

常州

保大三年取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
清源軍節度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

保大三年取
羈縻而已
四年入吳越

潭州

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衡州

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澧州

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朗州

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岳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嗚呼乘窘以闢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闕而終以任用匪人不能振撫故劉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表者可同論乎

世裔譜第二十八

嗚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慎乎先主以幼稚轉徙民間故其所祖難於考究案徐鉉江南錄承建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裔譜

畢陶為士師期于無刑而洽其好生之德於天下則盛德之流光宜肇祀於百世矣故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徵者為翼肆中吳伯弗合於紂抱道而死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為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為陳大夫家于苦縣生彤德彤德曾孫碩宗周康王時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字元果為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

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為太史著書九
九篇以明道德至唐祖之以為玄元皇帝其後有李宗字
尊祖魏封於段為子木大夫守道不屈生同為趙大將軍
生允為趙相生躋趙陽安君二子曰雲曰恪恪生洪秦太
子太傅生興族字育神秦將軍生曇字貴遠趙柏人侯入
秦為御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辨昭璣崇字伯祐隴
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曰平燕次曰瑤字內德南郡守狄
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生超一名伉字仁高漢
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曰元續待中次曰仲翔河東
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羗于素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
東川因家焉生伯考隴西河郡二郡太守生二子曰尚曰

尚尚成紀今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
戰匈奴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為
騎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
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
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况字子期博士議郎太中大夫
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君巴郡太守西夷
校尉弟怙次公生軌字文逸魏臨淮太守司農卿弟潛軌
生隆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軍生艾字世績晉驍騎將軍
魏郡太守生雍字雋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
倫次曰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昶字
仲堅涼太子侍講生嵩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十

子譚歌讓恂恂翻豫宏眺亮恂曾孫系翻孫三人曰丞曰
茂曰冲曾孫曰成禮豫玄孫曰剛歌字士業西涼後生八
子勗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宗庸宗祐重耳字景順以國
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
復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
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
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
伯其後無聞次曰太祖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
氏與李弼等八人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
錄其功封唐國公虎生世祖諱昞襲封唐公昞生高祖於
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

李氏湯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老
生于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為皇帝遙尊
煬帝為太上皇改元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月戊午隋帝
遜于位高祖即位是為大唐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
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緇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
丐符節故詔恪為鄆州大都督平盧軍緇青等節度大使
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室子為嗣史云其名其後有李超
者或以為建王後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巨雜
而仕官至或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號
李道者榮生先主先主即位是為南唐
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侯失



政而大夫擅之自漢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振而覬覦之心無所厭足則亂臣賊子傲尤為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於健卒或崛起於群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既死諸子庸懦而弒渥基溥祿去楊氏則又漢梁大夫之罪人且楊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景通景遷景遂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衍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賈宗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嚮化踰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尚矣

南唐書卷第三十卷終

乙未中秋校閱一過

右宋馬令撰南唐書三十卷係元代刊本嘉
 興項子程者新印致念其祖墨林所收著
 編在卷目精意茂古志第亦其是書缺序
 目及不一其係借之物補入為少始
 仙館主人盡力為之同存了得與未
 歷如以正其之同共持應以如茶夢自



政而大夫擅之自漢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振而覬覦之心無所厭足則亂臣賊子傲尤為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於健卒或崛起於群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既死諸子庸懦而弒渥基溥祿去楊氏則又漢梁大夫之罪人且楊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景通景遷景遂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衍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賈宗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嚮化踰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尚矣

續唐書卷第三十卷終

乙未中秋校閱一過

...

右宗馬令撰南史卷三十卷係元代刊本嘉
 興項王程有鈔印致之其祖墨林郎收其著
 記在卷曰精是茂也志第寸是書缺序
 目及一不不亮係情之初補今為山婦婦
 仙飯...人...方...多...向...了...信...來
 歷...以...之...共...於...也...以...如...茶...多...自

後物本有言評諸具馬瑞臨經籍考序
好里之予之云尔矣

道先帝宣旨相院向為銅也乃是鼎彝

仿古習塗以難証三百小念亦之四路于

南郊之持符陶彭翁



